安定社會保護人民 協助地方從事建設

元首對瀋陽駐軍軍官訓話

【瀋陽二十六日中央社電】蔣主席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在東北行營，召集瀋陽附近駐軍營長以上軍官五百四十二員訓話，略謂：東北九省，爲我國之生命線，過去十五年來，全國一致，百折不回，堅苦奮鬥，其目的即在於收復東北之領土主權，解放我東北四千三百萬同胞，今各位率領軍隊，進駐東北，應知本身之責任：第一爲安定社會，保護人民，東北同胞在敵僞長期蹂躪之下，生活痛苦不堪，軍隊必須整飭紀律，盡其保國愛民之天職，以解除人民之痛苦，第二爲協助地方，從事建設，東北兵燹之餘，殘破不堪，工業與交通，損失尤重，凡我軍隊所到之處，均當協助地方政府，努力建設，以期東北經濟得以迅速恢復。最後并勉各將領以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爲東北同胞倣榜樣，以期由精神之建設，而推進物質之建設，進而使我中華民國，成爲三民主義的現代國家，訓畢，并與各高級將領，一一攝影，以留紀念。下午二時，主席偕夫人往遊北陵，下午六時，往遊東陵，在北陵時，該處[illegible]之民衆，聞主席偕夫人蒞止，環繞歡呼，興奮萬狀。主席及夫人殷殷垂問其生活情形，并與之合攝一影始離去。下午四時，主席召見軍政部軍需署陳署長等四人，有所垂詢。2

關心東北人民疾苦 接受人民陳訴函

風和日麗中偕夫人遊北陵

北方巨奸移京審理 陳逆璧君維持原判

【北平二十六日中央社電】此間巨奸王蔭泰、江戶虎、齊燮元、余晉龢、殷汝耕、潘毓桂、汪時璟、唐仰杜、文元模、周作人、陳曾栻、王蔭、劉玉書、鄒泉蓀等十四人，今晨十時三刻，由警備部稽查處長倪超凡等押解乘機移京審理。

【蘇州二十六日中央社電】陳逆璧君之覆判書，業已遞到，蘇州維持原判并已送達被告，江蘇高等法院，定期將陳逆移交獅子口江蘇第三監獄執行。

【石家莊二十六日中央社電】衛樂漢奸張世良，勝光啟、張長儀特務，殘害石家莊、安國、藁城、定縣、衡水等縣良民三百餘名，押解赴日勞工千餘名，罪惡昭著，日前在石就逮，人心稱快。

駐德軍事代表團 桂永清任團長

歐冠爲湘省七區專員

外事局 遴選赴日譯

經社理事會復會 將草擬一國際權利書

戰雲瀰漫濟南

小組調處衝突未獲結果

熱河共軍被擊退長春秩序安定

侯馬小組頒發停戰命令

社論 和平建國的曙光

建設新海軍 我正向前途邁進

美國務聊助理聲明 否認英美糧食協定

英駐美大使提出抗議

日侵華最激烈份子 酒井高橋就逮

軍事法庭即提起公訴

立法院例會通過 修正交部組織法

並請宋院長報告財政經濟

立監兩院要求改善公教人員待遇

法軍兩度侵暹領土 暹向聯合國提抗議

法越問題可望友好解決

訪印團與魏菲爾發表聯合聲明

對國大回盟聲明提出答復

制憲完成英不再干涉印度

依據折衷方案美鐵路工潮已解決

杜魯門呼籲制定永久勞工法

美科學家組原子能委會

德境美佔領區停止物資運輸

直至德經濟問題解決時止

義大使來華

任命長伊蘭葛拉

訪唐伯球先生

——談本省農工建設——

本報記者　任重

設立國際難民機構

聯合國難民委會建議

任務在調遣救濟保護難民

外約但首任國王登極

艾森豪威爾否認有新武器

爲記者醫療

設立生產聯盟

國際農業會議考慮

世界肥料將不敷需要

「雷雨」昨在國泰演出

民糧公司改組開始平糶

星期日上午參會繼續開會

通過調整行政機構等案

一、報告事項

二、討論事項

省府調整辦公時間

經濟週觀

本報記者　李瑞章

淨化長沙！

市府將組義務勞動隊

訓練團學員協助宣傳

廿六日議決案

救濟總署電復王主席決加強運輸救濟湘災

並電湘分署簡化物資配發手續

湖大武岡同學節食救濟鄉災

星沙散記

孤燈漫錄（三十二）

陶淵明（一）

江水喝

「陶淵明之所以能够成他「隱逸高賢」的委屈，使後人羨慕欽仰」，并不是因爲他桑出自寒門貧賤，可以抵禦饑餓，也不因爲他家裏有三百畝的地可以生活無虞。也彷彿有人說過，他的「歸去來兮」并不是觸不爲那五斗米官俸。總之，就不足以顯示一個高尚的人格，不足以使千百年後的人「羨慕欽仰」，顯示他的人格的，乃是他疑生活中反映出來的不朽的詩文。

陶淵明切爲名因之後，但名因之後只爲是升官發財的保鑣條件，不會是「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甚至於窮得爲了「乞食詩」的原因，而一個連官都不想做的人，一個寫得出那樣親切的田園詩篇人，決不能像現今的豪紳一樣，拿官勢來抵搪將責。

陶淵明是有薄將薄的田園，但三百畝就不可靠。手邊找不到參考書，不清楚那所謂三百畝田爲那里來的。但既是記載「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嘗醉於酒足矣」，似乎并非私產，而且所謂吏，也自然爲當政府的官吏吧，他的饑寒匱落的家果似乎是不會有「吏」的。而且假如眞有三百畝田地，像他那樣「門雖設而常關」，「樂琴書以消憂」的人，不會一下就貧窮到「乞食」。因此這三百畝田地實在是一個靠不住誤會，把得他的彭澤令還似乎爲因生計困難，寫信去求得來的，這說明他在做官之前，也並無是以維持生活的田產。

那麼陶淵明的歸田并不是爲生活上有恃無恐，并不是他有歸的眼來可以給他抵擋科派，自古迄今，有許多宗徒散去，齊家如洗的衰敗們」，並不會得到「隱逸高賢」的令譽，爲官在的，也有許多侯門貴胄，自標高格的人，並不爲後人所欽。譬如說錢謙益，比陶淵明的濟世何如呢？反會不會於當時的白蓮社。

東晉末年的社會風氣，究竟敗壞到如何地步，我們不難從枝離破碎的史册中看到一點。要陶但爲將的，也不過是因爲做了一個參。才掩藏了他的野心，其餘一班勢狗門，自私自利，終於弄得國家亡的差不多，更不用說了。在一個如此一團糟的官場之中，步步被着自愛一點的人，誰會恥於伺身其間，何況陶淵明那樣性行高潔之士，他那修之於身一下他的抱負，那剛正的骨頭來聯合一切？一個不顧「宦海得失」的人，又何嘗不能…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句。

不願志不爲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像韓昌黎那樣正義自許的人，一經貶謫，便「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起來，而終至於爲投人譏笑阿諛死人，也只得奉人批評過：柳宗元，白居易雖然隱逸，都不免時時念着他們的貶謫，而陶淵明呢，貧窮的時候，不惜乞求地到處借貸，感到窮時當官不是爲人做的時候，便毅然棄官歸去，自食其力，實在是當時有做吃的時候，便去乞食，他的人格完成。便是由於這種全無做作，天然淳樸，也因爲他的志趣不爲榮利所牽引，爲貧窮所困擾，他才能在風氣敗壞的社會裏做一個眞正的人，才能使他的詩篇永遠輝耀。

物質生活是人類最切的要求，得之則生，不得則死，饑寒何盜是可恥的。把名利懸做最高的標準，爲國與罪則更可恥，拿生計來原諒自己的同流合污也太無志氣。在我們這一時代里，更難得有個遁世之所以潔身自愛，是實在的。但也未見得完全不可以做人。委曲易暴」的錯綜今生存着。活着幹甚麼呢？有飯吃，不做官的，成爲世界。知識分子是應該懂得的。

求全是不得已，但爲委曲總求能保全人格。要找些藉故來原諒自己是人人可以找到的，貪官污吏可以高唱「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讀打官國賦也可以說「免使生靈塗炭」的漂亮話，陳公博還說是在爲國家出力呢。伯夷叔齊固然是死了，但他們總得反抗「以暴易暴」的。活着幹甚麼呢？並不因爲少一個吃做的人便不成爲世界，有飯吃，不做官的，也不能完成高超的人格，這在知識分子是應該懂得的。

陶淵明並不是假隱逸，而是在窮愁不堪的現狀下保全了一個做人的標則，並不是遁世，而是在世道衰微之中樹立了一個做人的標則。一個千古景仰的人格的。他自己，並不是一個僅僅因爲家裏有田，而棄官同去吃飯的人，在人的世界裏不應該贈不做人。陶淵明「息交以絕遊」的只爲那些不像人的官吏。他爲依然有着「悅親戚之情話」的親人生活。

生活即是現實，現實是不可以逃避的。如果不能逃開腳步走上自由的路，也必須屹然站立起來，像一個人的樣子。如果官場裏面不可以做人，那就回到最大多數的人羣裏去。

這並不爲一句漂亮的話。人能去其依傍與多慾，自然可以剛强起來，自然會認識眞正的人在那裏，自然會願意去與眞正的人共同生活，而並不覺得委屈了自己的「高尚」。這是覺得官爲人，知識分子是人，而歸土伐木的不是人，是狗眼睛的看法。

樹皮逼得成羣地死去的人，並沒有假借甚麼張獻忠，李自成之名而造起反來，講了幾千年氣節的知識分子，只因爲奮鄉不可辱，便埋怨自己的亂上不名門是，埋怨家裏裘

有田三百畝，也不能北古人，也不還。下謂水盎，豈不愧呼。

有一官寫信給你，他做官也當自發，他捨了可以得大利，你學利：吧。不了我？大夫

曹操！你實在太笨

加　鍔

看見曹操在舞台上的臉孔，也會咬牙切齒指着罵奸賊。小孩子時看不懂劇情，但一看見那張白面孔，也會咬牙切齒指着罵奸賊。

的，曹操還有熱心的看客，跑上台去把戲裏的活曹操砍死的英勇故事。曹操之奸，是被人人所切齒的。

前天又看捉放曹，戲情是熟的。那張白面孔不用說是熟之又熟，演前劉勞呂伯奢的一場，我偷眼看觀衆的臉色，靜得聞聞的眼睛，有一股紅納烈火在燃燒着，我擔心着不要重演上台砍殺活曹操的故事。

台上的曹操，直着喉嚨在大吼：

「曹操做事要乾乾淨淨，」接着又：

「寧叫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

台上爲之噴然，台下嘩然，我聽見他們在唾罵曹阿瞞。

不知怎樣，我倒對曹操同情起來，我可憐他的太笨，太傻氣。

讀官實問你爲何勞殺呂伯奢。你怎於不照今人的寫法，說是呂伯奢「自取劍鋒」而死。這樣豈不可以把自己的血手洗得乾乾淨淨，反落一個呂伯奢，又將何妨呢！偏偏阿瞞回答：「曹操做事要乾乾淨淨」，千百年來看客們還在罵你，恨你，要殺你。你的事乾淨不乾淨呢？愚笨呀！阿瞞。

再說你「寧願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的話，你心裏儘管這樣決定，怎可把他放在嘴裏當口號喊出來呢？口號必須少用最甜蜜的字句譬如：「愛國」「愛民」……等等，阿瞞偏要直着喉嚨喊什麼「我負天下人……」，這口號都不會喊，現今的大傻瓜也比你聰明多哩。

「嗚呼」！「古不如今」，「哀哉」！「文明進步」。

和克專聯詠

或醉靈尾猶有餘，或瞑小徵北山滅愉。
或恚可以笑我乖，或明非上李不足。
或有勁鳥乘高軒，或聰小觀無一粟。
或期婦滅於金屋，或有妻子不能畜。
或貽鼓歌嚮以舒，或則露宿于巷曲。
或聞絕奇歸錦宵，或服嗽聲哀以促。
或供俘膠以飽飯，或指常投野六綠。
或錄敕搰用大斗，或吃飢民不手粥。
或蔵命飾一家豐，或於發獨用小斛。
或□撥款入牢獄，或鞾溝壑一路哭。
外人笑園田他爲，或遁法爲吃肥肉。
讀者之際三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救與其然疑恐辱。



瘟神

高爾基作　羅穎之譯

「謝謝，謝謝！」

地下室裏瀰漫着一種濃厚的毛茸茸的瞭霧。透過這瞭霧我勉强看得到那盆子上女人蓬亂的頭和她看我的臉，她的牙齒閃閃光以及不由自主的，并非矯揉造作的微笑。

「你好！」

「你好，」女人重複了一遍，她那帶點沙啞的輕聲說話并不很響，可是——勇敢，幾乎是快活地。她瞇細眼睛看着我，彷彿嘲弄一般。

令卡忘記了我，嚼着麵餅，你瞧牛鳴，小心翼翼地打開了那鐵盆子——睫毛的影子投在他的面頰上，加强着眼睛下面的淺藍色。像老人的臉一樣的太陽光，與透過那的玻璃窗，溫和的光落在小孩的赭色的捲髮上。令卡胸口的內衣鬆開着，我看到他那纖細的小骨頭後面的心正在跳動，激動着皮膚，幾乎看到了那纖細的小骨頭。

他的母親從盆子那裏跑了起來，在盆子裏浸濕了手巾，走到令卡身邊，抓着他的左手。

「跑了，等一等——跑了！」他叫起來，全身在椅子裏轉動着，拋開他那下面有着氣味的破衣服，露出藍色的寬袍的胸來，女人笑着，在破衣服堆裏翻撥，也叫了起來：

「捉住牠！」

她捉住了甲蟲，把它放在自己的手掌裏，用活潑的失東菊花般的眼睛翻來覆去地看着，帶着老朋友般的聲調對我說：

「這樣子的——多得很哩！」

「不要那壞了，」兒子嚴厲地告訴她說：「她呀，有一次，酒醉了坐在我的小活物上面，壓壞多少！」

「你把那件事忘了吧，寶寶。」

「我已經把牠們埋了哩……」

「後來我還是親自替你把牠們捉住了。」

「捉住了！你歎壞的哪些都是被踏了的，你這胡塗的傻瓜呀！我把那些死了的埋在爐子下面，我爬進去埋那裏是我的墳墓哩……你知道——我從前有一個蜘蛛，叫明卡，活像我媽媽的一個情夫，那個人從前關着監牢裏，一個胖胖的快活的人……」

「呀，你呀，親愛的寶寶，」女人說着，同時用那有着粗鈍手指的黑色小手撫摩着兒子的捲髮。然後用手肘觸了我一下，使着眼睛問道：

「我這娃娃好嗎？那對小眼睛，呀？」

「你拿去一隻，請吧，可是把——要還我，」令卡微笑着望着甲蟲說：「這樣子的……鐵的一樣——把許的。媽媽，牠——像那個和尚，像那個你給他翻梯子的和尚——記得嗎？」

「唉怎麼不記得哪！」

於是她笑着開始告訴我：

「這，你要明白，一個這麼大的和尚，跑到我們這裏，就問：「你能不能够，拔藏翹和，用梯子給我揩一揩子？個「可是我——有生以來不曾聽到過這樣的梯子；「不，」我說：「我不能够！」「那末我，」他說：「告訴你。」他打開袈裟，他的腰上纏滿了細繩子——繩子又長又結實，他告訴了我。我挪着，纏着，可是我想：他用這做什麼呢，莫非要偷搶教堂嗎？」

她笑着，抱着兒子的肩膀，摸了又摸。

「喲，滑稽傢伙！他到時候來了，我就說：「你瞧，假使你是用來偷東西，那我就不答應！」可是他非常狡滑地笑着說：「不是，」他說：「這是爲爬牆的，我們的牆又大又高，而我們卻有罪的人，可是罪惡擊卻住在牆那邊——明白了嗎？」嚇，我明白了：他這是爲的夜晚爬到婊娘們那裏去的。我們和他都哈哈大笑，哈哈大笑……」

「你老為哀歡在我身邊笑，」小孩子用大人般的聲音說：「你這是把自沸壺（註：架起來罷……」

「我們沒有糖了」

「去買吧，那末……」

「錢也沒有了哪。」

「唉，你這酒鬼！到他那裏拿點。唔……」

他轉身向我說：

「你有錢嗎？」

我把錢給了女人，她活潑地跳起來，從爐子上卸下一個凹摺的、銀銹的小自沸壺來，從子裏哼着歌，就在門外不見了。

一（五）